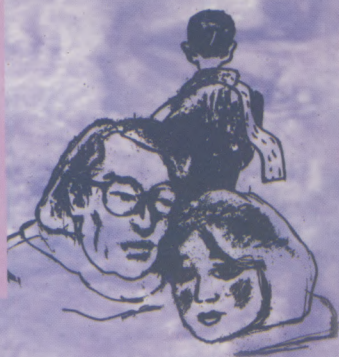


下

庐 隐



小说全集



Yin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XIAOSHUOQUANJI



20世纪
中国小说经典作家
全集丛书





20世纪中国小说经典作家全集丛书

郭俊峰 王金亭 主编



庐隐小说全集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一个女教员

在张家村里，前三年来了一个女教员。她端婉的面目，细长的身材，和说话清脆的声调，早把全村子里的人们哄动了。李老大和牛老三都把他们的孩子，从别的村子里，送到这儿来念书。

这所村学正是在张家村西南角上，张家的祠堂里。这祠堂的外面，有一块空地，从前女教员没来的时候，永远是满长着些杂草野菜，村里的孩子们，常到这里来放牛喂羊；现在呢，几排篱笆上满攀着五色灿烂的牵牛花，紫藤架下，新近又放了一个石几，几张石鼓，黄昏的斜阳里，常常看见一个白衣女郎，和几个天真的孩子在那里讲故事。

在几个孩子中间，有一个比较最小的，她是张家村村头张敬笃的女儿，生得像苹果般的小脸，玫瑰色的双颊，和明星般的一双聪明伶俐的小眼，这时正微笑着，倚在女教员的怀里，用小手摩挲着女教员的手说：“老师！前天讲的那红帽子小女儿的故事，今天再讲下去吗？”

女教员抚着她的脸，微微地笑道：“哦！小美儿，那个红帽子的小女儿是怎么样一个孩子？……”“哈，老师！姐妹告诉我，她是一个顶可爱的女孩儿呢……所以她祖母给她作一顶红帽子戴……老师！对不对？”

别的孩子都凑拢来说：“老师！对不对？”女教员笑答道：“美儿！……可爱的孩子们，这话对了！你们也愿意，使妈妈给你们作一顶红帽子戴吗？”

小美儿听了这话，想了一想，说：“老师！明天见吧！……我回去请妈妈替我作帽子去。”小美儿从女教员的怀里跑走了，女教员目送着她，披满两肩的黑发的后影，一跳一窜，向那东边一带瓦房里去了。

其余几个孩子也和女教员道了晚安，各自回去了。女教员见孩子们都走了，独自一个站在紫藤花架下，静静地领略那藤花清微的香气。这时孩子们还在那条溪边，看渔父打鱼，但是微弱的斜阳余辉，不时便沉到水平线以下去，大地上立刻罩上了一层灰暗色的薄暮，女教员不禁叹道：“紫藤花下立尽黄昏了！”便抖掉飞散身上的紫藤花瓣，慢慢地踏着苍茫暮色，掖着满天星斗，回到房里去。

一盏油灯，吐出光焰来，把夜的昏暗变成光明，女教员独坐灯下，把那本卢骚作的教育小说《爱米尔》翻开看了几页，觉得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，正是卢骚所说天然的园子，那个小美儿和爱米尔不是一样的天真聪明吗？……

她正想到这里，耳旁忽听一阵风过，窗前的竹叶儿便刷刷价发起响来，无来由的悲凉情绪，蓦地涌上心头，更加着那多事的月儿，偏要从窗隙里，去窥看她，惹得她万念奔集，……想起当年离家状况，不禁还要心酸！而岁月又好像石火流光，看看已是三年了！慈母倚闾……妹妹盼望……这无限的思家情绪……她禁不住流下泪来！

夜深了！村子西边的萧寺里，木鱼儿响了几数遍，她还在轻轻地读她母亲的信！

“敏儿：一去三年，还不见你回来，怎不使我盼望！……去年你二哥二嫂到天津去，家里更是寂寞了！我原想叫你回来，但是为了那些孩子们的前途，我又不愿意你回来，好在你妹妹现在已经毕业了，她可安慰我，你还是不用回来吧！

你在外头不要大意了，也不要忘了‘努力’，你自己的抱负固然不小，但我所希望于你的，更大呢！敏儿！你缺少甚么东西，写信回来好了！

你的母亲写”

她知道母亲的心，是要她成一个有益社会的人类分子，不是要她作一个朝夕相处的孝女，她一遍两遍地念着母亲的信，也一次两次地受母亲热情的鼓励，悲哀恋家的柔情，渐渐消灭了！努力前途的雄心，也同时增长起来，便轻轻地叹道：“唉！‘匈奴未死，何以家为’！”想到这里，把信依旧叠好，放在抽屉里，回头看看桌上的小自鸣钟，已经是两点多了，知道夜色已深，便收拾去睡了。

过了两天正是星期日，早上学生来上了课，下午照例是放半天假，小美儿随着同学们出了课堂，便跑到女教员的面前，牵住她的衣襟说：“老师！我妈妈说，明天就给我戴上那顶红帽子了。”女教员见了天真纯洁的小美儿，又把她终身从事教育的决心，增加了几倍，因而又想起人类世界的混浊，一般的青年不是弄得“悲观厌世”，便是堕落成“醉生梦死”，交际场中，种种的龌龊卑污，可怜人们的本性，早被摧残干净，难得还有这个“世外桃源”！现在的我，才得返朴归真呢！她想到这里，顿觉得神清气爽，因笑着把小美儿的手，轻轻地握着，叫她跟自己回到屋子来。

小美儿才跨进门槛，就闻见一阵果子香，往桌上一看，在一个大翠绿的洋磁盘子里，堆着满满一盘又红又圆的苹果，女教员走到那放苹果的桌子跟前捡了一个最红艳的，给了小美儿，并且还告诉小美儿说：“可爱的小美儿，你脸上的颜色，好像这个苹果。你好好爱惜这个苹果，不要使他变了本来的样子，你也永远不要失了你的天真，……可爱的孩子，你愿意吗？”美儿笑着点了点头。于是女教员又说：“好！你现在去叫他们都来，我们今天该讲小亨利的故事了。”

小美儿一壁唱着，一壁跳着出去了。女教员便从里间屋子里搬出好些小椅子来，在外头那间书房的地上，把椅子排成一个半圆形，中间放着一张小圆几，几上放着一盘鲜红的蜜桔，还有一盒子洋糖。女教员自己又从院子里，茶藤花架上剪下两枝茶色的茶藤花来插在一个粉红色的花瓶里。女教员安置清楚了，便坐在中间的那张小椅子上，等了一会，许多细碎的脚步声，从外面进来了，女教员照例地唱起欢迎小朋友的歌道：——

“可爱的小朋友呵！
污浊的世界上，
唯有你们是上帝的宠儿；
是自然的骄子；
你们的心，像那梅花上的香雪，
自然浸润了你们；
母爱陶冶了你们；
呵！可爱的小朋友！
她为了上帝的使命，
愿永远欢迎你们，

欢迎你们未曾被损的天真！”

孩子随着歌声，鱼贯而入，静静地挨着次序坐下，女教员现在准备说那小亨利的故事了，孩子们都安静听着，女教员开始说了：——

“亨利是个黄头发，像金子一样黄，和蓝眼睛的外国孩子，他有一把顶好的斧子，是他父亲从纽约城里买来给他的。……”

孩子们都喜欢得笑起来了，一个孩子问女教员说：“老师……，那把斧子是不是前头有尖？……”一个孩子抢着说：“老师，我家里，也有一把斧子，是我爹爹的……”

孩子们就这么谈起话来，这个故事也就不再往下说了。女教员把果子加糖分给他们。到了黄昏的时候，孩子们就要告辞回去了。女教员收拾完了桌椅，想到院子里去散步，这时候管祠堂的老头儿，拿了一个纸卷和一封信进来，女教员见是家里寄的信，便急忙打开看了一遍，知道没什么事，这才把心放了，再去拆那捆纸卷，原来是北京寄来的新闻纸，她便摊开来，一张张往下看，看到第三张，忽见报纸空白地方，注着几个红色的钢笔字道“注意这一段”，她果真留意去看，只见这一段的标题是：

“社会党首领伊立被捕！”

她看了这个标题，脸上立刻露着失望和苍凄的神色，对着那凝碧的寒光流下泪来，心中满含着万千凄楚的情绪。更加着墙根底下的蟋蟀不住声的悲鸣，似乎和她说，现在的世界已惨淡到极点了！她真不知何以自慰，拿起报纸来看看，竟越看越伤心……历年来，百姓们所受的罪苦已经是够了，这次伊立又被捕，唉！从此国家更多事了！这种不可忍的罪恶压迫，谁终能缄默？她想到这里，勇气勃发，她决意要出去和惨忍的虎狼奋斗了！她从笔架

上拿下一支笔来，向那张雪花笺上，不假思索地写道：

“振儒同志：

 去年在九月里得到你报告近况的信，并且蒙你劝我立刻到广东去，当时我一心从事教育事业，有毕生不离开张家村的志愿，因为我厌恶城市的伪诈，和不自然的物质生活，所以回信便拒绝了，……但是心里也没有一时不为这破裂的时局愁虑！

 今天看你寄来的报，知道伊立终至被捕，这种没有公道的世界，还能容我的缄默吗？我的血沸了！我的心碎了。

 振儒！我决心……咳！我写到这里我的气短了，你知道这一阵西风送来的是甚么声音吗！……小美儿——可爱的孩子们的歌声呵！……唉！我不能决定了！……我现在不告诉你走不走吧！……清净的环境，天真的孩子，他们已经把我的心系得牢极了！……”

 她现在不能再往下写了，只是怔怔地思前想后，愤怒，悲伤，……种种不一而足的情绪全都搅在一起，使她神经乱了，使她血脉停滞了，昏沉沉倒在床上，到了第二天她病了。孩子们走到她床前慰问她，益使她的心酸辛得痛起来。她想，无辜的孩子，若是她走了，他们的小命运谁更能替他们负责任呢？……眼看得这些才发芽的兰花儿，又要被狂风来摧残了……她想着眼圈红了，怕伤孩子们的心，便假托睡觉，把头盖在被里了。

 孩子们见老师睡了，便都慢慢地溜出去，在院子里，小美儿便说道：“老师病了，亨利的故事不能讲，咳，也不知道亨利的父亲给他那把斧子作什么用？”

一个孩子说：“我知道，一定是叫他帮着他父亲去割麦子，前天库儿不是告诉咱们说，他用一把斧子，替他爸爸割了好些麦子吗？听说他爸爸还为了这个给他买糖吃呢！”

孩子们谈到这里忽又都跑开了，因为小桂儿，又牵出那黄牛，到东南角去放去了，……小桂儿又会吹笛子，他们常看见他骑在黄牛背吹出顶好的调子来，现在他们又都赶到那里去听了。

女教员的病，过了两天也就好了，孩子们仍旧都来上课，只是小亨利的故事老没机会接着讲下去，并且天天黄昏的时候也不见女教员坐在那紫藤架底下了。孩子们谁也猜不到为甚么。小美儿有一天走到女教员的身边，问她什么时候再讲亨利的故事，女教员就哭着说：“可爱的孩子，不要着急，我将来一定要告诉你们亨利怎么样用他的斧子，你们以后大了，或者也能和小亨利一样好好去用，那上帝所赐给你的斧子……现在你还小呢，不能作这件事，但在你的小心眼里，不能不常常这么想！聪明的孩子，你懂得我的话吗？我希望上帝赐给你更大的机会，使你明白了我的意思那就好了……呵！可爱的孩子，天不早了，你回去吧！”

小美儿也就答应着回去了。

有一天下课以后，女教员绕着那清澈的小河，往张敬笃家里去，和敬笃请了一个星期的事假。第二天早晨，太阳刚晒到房顶上，小桂儿牵着那匹老黄牛，在草地吃草，忽见女教员手里提着一个竹子编成的小箱子和一个生客，二十多岁的男人，往城里的那条大道上去。后来小桂儿听张家村里的人说，那是女教员的哥哥，来接她回北京去，因为她的病还没大好，这次回去养病，他们心里这么揣度着，嘴里也就这么说着，女教员自己并没和他们这么说过。

孩子们因为女教员回去了，便都放下书本，到田里帮助他爹

妈去作活，拾麦穗。小美儿有时也能帮她妈提着小提篮，给她爹送菜到田里去，她现在果真戴上那小红帽子。初秋的天气本不很凉，戴了这红帽子竟热得出了汗，帽子的红颜色便把她的小白额和双颊都染得像胭脂一般，于是村子里的人们便都叫她作小红人了。

日子过得像穿梭那么快，女教员已经是走了六天，孩子们预算着第二天女教员便应该回来了。他们不敢再和小桂儿玩，各人都回去把书包收拾了，把书温习了两遍，提防着第二天女教员要问，并且他们又记挂着那没讲完的小亨利的故事，他们十分盼望女教员就来。

到了黄昏的时候，孩子们看着他们的父母作完活，大家都预备着回去了，孩子又聚拢来互相嘱咐，明天早点起来到书房去等女教员，或者就要讲亨利的故事了。

第二天是阴天，小美儿起来了，还以为没出太阳，早得很，十分的高兴，她妈替她梳好了头，她自己戴上了那顶红帽子，拿着书包，到书房里去。她跳着进了门，迎面便见库儿拿着一把亮晶晶的小斧子，往外走，见了小美儿便站住道：“美儿，你看这把斧子，不是前头有尖吗？我带来等会子问老师和亨利的斧子一样不一样？”

小美儿高兴得跳起来道：“好，好，你拿进来吧！”他们两个小人儿便牵着手进去了。

这时候别的孩子们全都早来了，见了小美儿他们更是欢喜。小美儿走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，他们心里筹算着老师总该来了！孩子们便都安静坐着。过了十分钟孩子们又等得不耐烦了，库儿拿着斧子在鞋底上磨，小美儿怕他碰破了脚，竟吓得叫起来，这时候就都乱哄哄地噪起来了。书房的门忽然慢慢地开了，女教员轻

轻走了进来，孩子们又都安静了！小美儿又站起来，给女教员恭恭敬敬鞠了一躬，别的孩子也都想起来了，接二连三地和女教员行礼貌。女教员对着孩子们勉强笑了一笑，但是微红的眼圈里满满盛着两眼眶的珠泪儿，静静地站在窗户前头，好像要哭的神气；孩子们便都呆呆地望着女教员不敢出声，便是最淘气的库儿也轻轻地把斧子放下了。

女教员极力把眼泪向肚子里咽尽，慢慢地转过头来，对孩子们叹息着“咳”了一声说：“可爱的孩子们！这几天你们都作了甚么事？”孩子们又活动起来了，库儿更急着从那桌子底下把斧子举起来，小美儿便拍手道：“斧子，斧子，小亨利的故事，老师，小亨利的斧子和这个一样吗？前头也有尖吗？”

女教员现在坐在讲台上那张椅子上，孩子们也都安静坐下，等着女教员说话，但是今天奇怪极了，女教员坐下半天，还没听见她开口，只是对着每一个孩子的脸，不住地细望；越望脸上的颜色也越转越白，最后竟发起抖来，孩子们真是糊涂极了，在他们的小脑子里，现在都布上了一片的疑云，从他们的眼里的确可以看得出来呢！

等了一会儿，女教员才轻轻地问道：“孩子们，……你们都记挂着小亨利的故事吗？好！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以下的事了：小亨利拿了他父亲给他的那把尖利的斧，恭恭敬敬站在父亲的面前，父亲就抚着他的头说：‘好孩子，你是上帝的使者，这把斧子也是上帝命我赐给你的，因为你所住的园子里，现在生了许多的毒草，你拿了这把斧子，赶紧起除掉他，使那发芽的豆子黄瓜好好长起来。’小亨利是个顶有志气的好孩子，当时领了父亲的命，便独自到园子里去了。

“那些毒草上面长了许多刺，把小亨利的手刺破了，流了许多

的血，小亨利虽然痛得要痛哭，但是他为了父亲的命令和瓜豆的成长，他到底忍着痛把毒草铲尽了。他又来到父亲的面前，交还这把斧子，他父亲喜欢得在上帝面前替小亨利祝福……”^①

孩子们听完这段故事，个个喜欢得嚷起来，女教员便走到孩子们面前，柔声地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都愿意用你们的斧子和亨利一样吗？”孩子们都齐声应道：“愿意！愿意！”

女教员退到讲堂那边，打开放在桌上的那个纸包，拿出十几张相片来，对孩子们说：“愿意看这个相片吗？”孩子们都一齐挤拢来看，里头有一个眼睛最快的阿梅，这时已嚷起来道：“老师，老师，那像片是老师！”于是别的孩子都急起来，因为他们没有看到。女教员说：“孩子们，坐下，我分给你们每人一张。”孩子们这才都回到他们自己的坐位上去。

女教员把照片一张张都写上他们的名字，然后走下讲台，一张张送到孩子们面前，并且在每一个孩子的额上吻了一下吻，到最后一个正是小美儿，女教员的眼泪忍不住竟滴在她的额上，小美儿仰起头来，用疑惑的眼光，对女教员望了一望，轻轻说道：“老师！老师！”女教员的心更是十分痛楚！

这时候门外一阵脚步声向这里来，女教员心里明白，和这些可爱的小羔羊分别的时候到了。她的眼泪更禁不住点点滴滴往下流，孩子不明白，只吓得发怔。

一个少年推开门进来了，孩子们见了这奇异装束的生客，大家都静默了，不敢出一点声音，他们想这个生客穿的衣裳，还像那书上画的外国人。孩子们正在心里猜想，忽听那生客说：“是时候了，……他们都在门外等候。”只听女教员点点头并不答言，那

^① 本篇提到用斧子割麦、铲草，原文如此，疑为作者当时对农事用具的一种误解。——本书编辑者。

生客回过头来对着那些孩子望了望；也不禁叹息一声，眼圈红着，把脸转到外面去了。

孩子们正在不得主意的时候，忽听见女教员抖颤的声音说：“可爱的孩子们！我现在要走了！以后别的老师来了，你们要听他的话，……孩子们，我们再见吧！”孩子们这才知道老师要走了，全都急得哭起来，小美儿跑到老师的面前，抱着女教员的腿哭道：“老师你别走吧……我永远不愿意离开你！……”

女教员见了小美儿这种情形，更不忍心走，只是那个客人又在催促，女教员对着孩子说：“时候到了！……我们再见吧！孩子们，好好地用你们的斧子呵。”说着勉强忍泪笑了一笑，便走出去了，孩子们好像失了保护的小羊，十分伤心地哭泣，女教员不细听，急急地走出书房。到祠堂外头，见许多同志都在那里等候，女教员便请他们到前面去等，自己回房去收拾行李。

这时管祠的老头儿递进一封信来，女教员拆看念道：

亲爱的姐姐：

前几天听说姐姐要回来了，母亲喜欢得东张西罗，东厢房现在已经收拾好了，铁床也安放好了，那新帐子，还是我和母亲亲手作起来的呢，姐姐呵！你可回来了，母亲那一天不念几遍呢！从上礼拜她老人家就天天数日历！

昨天二哥哥从天津回来，带回来许多吃的，母亲也都留着等你回来一块吃呢！姐姐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都到火车站去接你。

你的妹妹湘琴上

女教员把这封信翻来复去看了好几遍，差不多都被眼泪浸烂